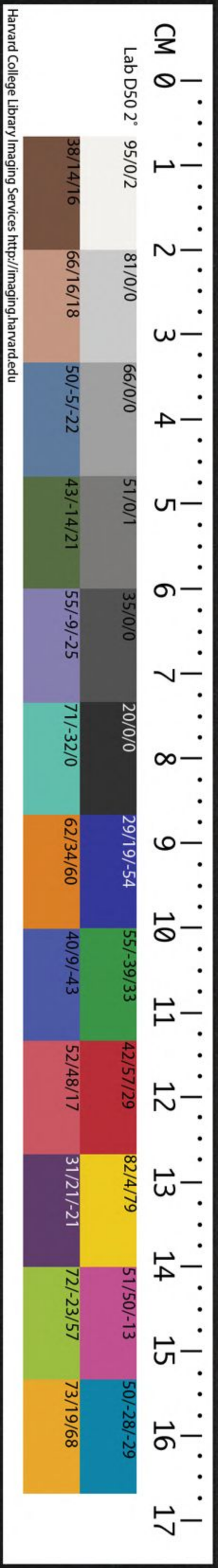


T2516/7928(10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106



卷之
而而而
而而而
而而而
而而而

五
代
五

史緯卷二百十三

五代史八

列傳

雜傳

馮道、景城人、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事宦者張承業、承業
 監河東軍、薦之晉王、為掌書記、莊宗即位、拜翰林學士、道為
 人、能自刻苦、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
 牀、席卧一束芻而已、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掠得美女、以遺
 道、道不能却、真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居父喪、解職、遇歲饑、
 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

哈佛大學哈佛藥室
 圖書館珍藏印

者道夜潛往爲之耕服除復爲翰林學士至汴州明宗自魏擁兵犯京師莊宗遇弑明宗卽位雅知道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街轡及至平地謂爲無事反致傷跌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不可不慎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聶夷中田家詩一首明宗顧左右錄之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曰何哉道曰仁義者帝王之

寶也故曰大寶曰位守位曰仁明宗嘉納之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至季春而選盡道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尚書侍郎共行選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道率百官迎潞王是爲廢帝遂相之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契丹滅晉道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曰何以來朝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曰無才無德癡頑

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以舊德自處。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謂契丹不至夷滅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於徐州。贇未至，太祖遂代漢，議者謂道

能緩太祖之謀，而不以漢之亡責道也。道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臣爲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而獲安老而自樂，樂何長也。其自述如此。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時人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云子吉仕晉爲司勳郎中，累階金紫。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吉好學，善屬文，工草隸，性滑稽，無操行。宰相欲用吉，掌制誥，以佻薄而止。善琵琶，教坊供奉，名手莫能及。道戒令勿習吉好之，不能改。道欲辱

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于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家人皆大笑及爲少卿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常自至酒酣卽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建隆四年卒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子之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治人之大節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無所不至况大臣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其自述以爲榮可謂無廉恥者矣其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儒者以學古自名享人之祿任人之國使忠義

之節獨出於此夫戰卒豈儒者果無其人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爲魏州司戶叅軍卒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大慟曰我爲婦人不能死節而使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聚而觀之或爲之嘆息或爲之泣下開封尹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聞李氏之風宜少知媿哉

李琪燉煌人兄珽唐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丁艱貧不能塋乞食以塋饑卧廬中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爲敵人所縻則武陵武安必爲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卽位除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州素劇難理前刺史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崇政院直學士歲饑盜起宋曹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及牙兵

百餘人悉誅之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畱太祖悅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袁象先討賊珽爲亂兵所殺琪舉進士爲殿中侍御史與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所下書詔皆琪所爲末帝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頊同爲宰相頊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多所異同琪結趙巖張漢傑爲助以故頊言多沮頊倚據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爲頊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巖等解救乃罷爲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以爲

洪、在鄂州

吏部尚書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群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
卽位故事霍彥威等請改國號明宗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
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
改號以自新明宗下其事群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
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
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梓官煢然何所倚賴明宗以爲然乃
發喪成服而後卽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
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
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
日再朝而已明宗卽位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

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
宗曰五日起居所以接見群臣不可罷朔望入閣可復唐故
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
心不臨前殿而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
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則自
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隨以入見謂之入
閣衙臨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
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
入閣有仗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
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

與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接見群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卽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然後糾之，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罷任圜議，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遷尚書右僕射。琪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以此自負，旣貴，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爲人少

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李愚無棣人，梁末帝時拜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判官，蜀道阻險，議者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政，國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遂滅蜀。初軍行至寶鷄，招討判官陳義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義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可

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卽位遷兵部侍郎承
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爲宰相馮道草加恩制道鄙其辭左遷
太常卿任圜罷相拜愚同平章事愚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
居嘗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歸以
爲言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愍帝夜出奔明日
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贇皆死愚欲至中
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張榜招安今卽至矣何暇俟太
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立馮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爲相昫
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遂相誼詬乃俱罷以愚守左
僕射初愍帝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以愚爲迂未嘗

要則彼相

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嘗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卒

盧導范陽人唐明宗時拜中書舍人潞王犯京師愍帝出奔

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使導草

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勸進之事豈可輕議道曰

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可乎

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

語未終有報曰潞王至矣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

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復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

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後事晉爲吏部

李愚知其
非者

侍郎卒

劉昫涿州人明宗長興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弊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因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而吏皆怨馮道與昫姻家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愚剛介素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也昫亦性褊遂相詆詬相府史吏惡兩人剛直因揚言其事廢帝並罷之以昫為右僕射三司諸吏皆歡呼相賀昫為僕射入

朝御史臺吏引立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時馮道為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道問有司班次亦皆不知由是不入朝堂俟臺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為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議者竊笑之晉開運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罷為太保卒

盧文紀河中人唐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強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借假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

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為故事文紀曰吾不敢隳
舊制進奏官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既
出恚怒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於
朝即相率詣閣門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
官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
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請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
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遷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崔
協有隙協除于鄴為工部郎中文紀以鄴與其父嗣業同音
大怒鄴赴省參文紀不見之因請假鄴奉使未行文紀即出
視事鄴忿因醉自經死文紀貶石州司馬遷太常卿使蜀過

怒得不通
唐末人多
如此
死得更無

鳳翔時廢帝為鳳翔節度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
奇之及即位欲擇宰相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
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時天下多事廢帝數
以責文紀文紀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與得從容
奏議天下事廢帝曰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群臣也不可罷
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時詣閣門
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休仗舍顧文紀曰
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相待自卿為相常云可致太平今
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
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立罷為吏部尚書致仕卒

馬胤孫商河人舉進士爲唐潞王河中觀察支使潞王罷居于京師胤孫從而不去廢帝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事多壅塞劉昫爲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胤孫令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據胤孫卽判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檢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人也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脩敬常侍在六卿之下况僕射乎胤孫臨事多不能決時號爲三不開謂不開口論議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胤孫自洛來見人皆異其有所建說胤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立罷歸胤孫學韓愈爲文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

年應如此

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誦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或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爲人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曰豈知非佛佞我也相傳以爲笑周廣順中卒胤孫卒後降語其家婢時人譏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劉岳洛陽人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于吏部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勅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勅甲岳言制辭或任以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之訓誡今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

受命之所以然。失吁俞綸紉之義。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皆笑其陋。道早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遷太常卿。初鄭餘慶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使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頤田敏等增損其書事。多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

明宗知禮

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婚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髻之類。紕繆甚多。岳卒官。嗚呼。五代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餘慶書儀增損而已。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為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縞不知其世家。事梁為太常少卿。以知禮稱。唐莊宗時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漢光武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靈帝

為比言靈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父萇為孝仁皇
請下有司定謚四代祖考為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
縞言漢桓帝尊祖為孝穆皇父為孝崇皇有皇而無帝惟吳
孫皓尊其父和為文皇帝不可以為法右僕射李琪等請尊
祖禰為皇帝會高為皇宰相鄭珏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
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
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躬惜
一字於先世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合群
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
古以漢為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臯陶為德明皇

通

立廟應州
法先武立
廟南陽意

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
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
州縞言縗麻喪紀所以別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
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
為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顯議嫂服給假
以大功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五禮姨舅
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
之不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
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為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為
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

今律例之
首有喪服
圖想本於
此

尊則兄之妻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減也
司封郎中曹琛請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集百官議左僕射
劉昫等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請凡喪服皆
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縞
始也遷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
卒年八十

崔梲深州人少好學寓居滑臺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
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性至孝居喪哀毀晉高祖時
爲學士承旨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
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爭之維翰不樂梲不能任事

維翰乃令梲知貢舉進士孔英爲當時所惡梲既受命往見
維翰維翰曰孔英來矣梲不諭其意謂維翰以孔英屬之乃
置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罷學士後爲太常卿高祖詔復文
武二舞詳定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
久梲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草
定之冬至高祖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高在上王
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立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
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梲金帛群臣左右觀
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
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避役之人

樂工多伶
人及無老

師教習五
代亂後亦
無可奈何
之事

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登歌發聲，悲離煩
慙，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悲憤。其
年高祖崩，梳改太子賓客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
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
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間者為之流涕焉。
李懌，京兆人。天成中為翰林學士，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
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
學士竇夢徵等使懌為之，懌笑曰：予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
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
能與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體。遷刑部尚書卒。

和凝，鄆州人。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
戰于胡柳，瓌敗，脫身走，獨凝隨之。瓌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
曰：丈夫當為知己死。爾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引弓射
殺之。瓌因得免歸，謂其子曰：和生志義之士，後必富貴。妻之
以女。天成中拜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誼譁，主
司患之。每放榜，則閉省門，圍之以棘，凝徹棘開門，士皆肅然。
所取皆一時之秀。晉天福五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漢高
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凝好飾車服，為文
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非之。唐故
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凝及第第五，

皆是天

後知貢舉。選范質為第五。貢闈中。謂之傳衣鉢。後質位宰相。封魯國公。官太子太傅。皆與疑同。當時以為榮。

呂琦。幽州人。父充。橫海軍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相攻。守文敗死。吏民立其子延祚。以充為謀主。延祚為守光所敗。充見殺。族其家。琦年十五。將就刑。充故客趙玉。給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俱走。琦不能行。玉負之而逃。及長。美風儀。重節槩。游學汾晉之間。唐莊宗以為代州推官。廢帝立。拜端明殿學士。晉高祖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琦言。太原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初。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秃餒。煎刺等助。都為王晏球

和戎雖鄙
却是當時
對症

所敗。秃餒見殺。煎刺等送京師。後契丹遣使求煎刺等。明宗斬其使者。不報。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疆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三可使張廷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責臣取足可也。廢帝喜。佗日以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為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見帝色怒。亟曰。臣等為國計。非為契丹也。帝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乃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反輸以資虜。可乎。崧惶恐謝。拜無

數琦足力之不能拜先止帝曰呂琦疆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喘定奏曰陛下以臣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解曰勿拜賜卮酒而遣之其議遂寢後晉高祖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琦事晉爲兵部侍郎卒趙玉爲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云何澤廣州人舉進士爲洛陽令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伏草間伺莊宗至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休兵息民而暴斂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害稼穡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耕獲陛下不聽臣言願賜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

書言事明宗欲幸鄴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拜史館脩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畱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割股廬墓以規免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言於明宗廢之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求爲給諫鳳薄其爲人以其爲太常少卿勅未出澤知之稱新官上章自訴鳳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遣婢詣甌上章請立秦王爲皇太子明宗不悅晉高祖立爲太常少卿卒史珪常山人安重誨爲樞密使薦珪直學士直學士職雖清

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珪以備顧問。請許珪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珪始。重誨死，珪罷歸，閉門絕人事。晉高祖立，拜吏部侍郎卒。

龍敏，永清人。莊宗卽位，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式，年七十餘，其祖父年九十餘，皆在鄴。敏求爲興唐尹，事祖父以孝聞。拜吏部侍郎。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廢帝出師懷州，時趙德鈞有異志，張敬達屯於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於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之，自幽州入西樓，契丹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曰：「臣燕人也，素知德鈞爲將，守城嬰塹而已，使其

意欲以萬
參代德鈞

當大敵，奮不顧身，非所能也。况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千匹，健兵千人，與郎萬金，自平遙沿山冒虜中，趨官砦，且戰且行，若得半達，則事濟矣。廢帝不能用，入晉爲太常卿，使于吳越。他使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乾祐初卒。

張允，鎮州人。唐廢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掌六軍，以允剛介爲判官，遷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卽位，屢赦天下，允爲駁，救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之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之不勝其福。』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

罪故也。近世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災，非也。假使二人相訟，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皆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如此是教民爲惡也。夫天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是天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時高祖方好，臣下正言，覽之大悅。事漢爲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允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亦死而卒。年六十五。段希堯，河內人，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官。高祖

此處難說
笑話

屯忻州，軍士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惶惑，不知所爲。希堯請斬其亂首，乃止。高祖與賓佐謀舉兵，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不之責也。高祖卽位，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稍遷諫議大夫，使吳越。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出帝時遷禮部尚書卒。裴皞，河東人，唐光化中舉進士，爲補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事後唐，爲禮部侍郎，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起爲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

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爲榮
維翰作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
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以爲當
王仁裕天水人仕晉爲諫議大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
定雅樂宴群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
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
于內人以爲神少喜爲詩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
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集平生所作詩
萬餘首號西江集漢高祖時爲戶部尚書知貢舉門生王溥
至宰相顯德三年卒

王延鄭州人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
相崔協有隙時協子頎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譽子于朝
貢舉選士當求實効毋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
睽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荅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
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
邪選頎甲科人皆稱其公遷刑部尚書致仕卒
馬重績其先北狄人居于太原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
八象三統大曆唐莊宗每用兵必問之重績言無不中拜大
理司直晉高祖立遷司天監重績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
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

年正不可
為時始雨
水乃可為
氣首乎

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
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為
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濶愈甚臣輒合二曆
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
氣首詔司天監趙仁琦等考覆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
月朔用重續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
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續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
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
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
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趙延義秦州人仕蜀為司天監蜀亡仕唐為星官周太祖入
京師問延義漢祚短促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
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此其所以亡也時太祖方圍
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止罪其身事周為
太府卿判司天監卒

凡也以驗古

史緯卷二百十四

五代史尤

考

司天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於十日十二辰，以為曆，而謹察其變，以為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於書中，星閏餘

畧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
孟子曰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亦未嘗言其法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
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
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
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
是果唐虞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自是以來曆家之
術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立
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
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

既與天合
卽謂唐虞
三代之法
可也

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蔞始變古法以顯慶
五年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
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行之五年輒
差不可用復用崇立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
立曆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
曆調元曆法既非古明立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而
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卽位
外伐僭叛內脩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
定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曆在乎知天之變人情之動則可
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聖人以之觀

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用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是以聖人受命治曆明時，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自唐之季，垂將百載，失天亂日，曆數汨陳，陛下寅畏上天，振舉墜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臍胸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陰陽之數。

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其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嫌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之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

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有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朧胸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疎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朧胸隨曆校定，日躔朧胸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朧胸之法可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圜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

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爲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

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爲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閭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下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爲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

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爲注曆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歛爲四篇合爲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爲欽天曆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世宗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爲始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歛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略不完朴曆世旣罕傳予嘗問於著作佐郎劉義叟義叟爲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曆大備義叟好學通書史長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

分擬數而已。至朴自爲一家之法。總日躔差爲盈縮。二曆分
月離爲遲疾。二百四十八限。考衰殺之漸。以審臑胸。而朔望
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
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
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岳臺
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逆順。伏留
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
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羲叟之言如此。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其文雖
異。其意一也。自唐虞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

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
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
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
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吾所
不知也。天道不可知。則修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
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
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不
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有司之事也。本紀
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得而見。至於三辰五星。

逆順變見，則有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職方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末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國不能不亂。豈非皆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不分。旣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

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起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非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

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
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
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
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
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劔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
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
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
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
矣前史備載羈縻寄治虛名之州五代亂世文字不完又時
有廢省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汴州唐曰宣武軍梁以爲開封府建東都後唐滅梁復爲宣
武軍晉升爲東京漢周因之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
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上都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改曰永平軍唐滅梁
復爲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職方止錄汴雍二
州以嘗爲京都也

史緯卷二百十五

五代史十

世家

吳

楊行密，合肥人，長大有力，能舉百斤，日走三百里。唐乾符中，江淮盜起，行密為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曰：「而且富貴，何為作賊？」縱之。後應募戍朔方，歲滿戍還，軍吏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好言，問行密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攜之而出。因率戍兵為亂，自號都知兵馬使，遂據廬州。淮南節度使因表為廬州刺史，高駢為

畢師鐸所攻行密率兵赴之。至天長，城已陷。師鐸囚駢，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屯于蜀岡。師鐸率眾數萬出戰。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縞素向城哭三日，攻其四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時城中空虛，飢民相食。夫婦父子相牽就屠者賣之，刳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出走。會秦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眾守空城，諸將多駢舊人，非能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擇嚮背之時也。海

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不如殺之以并其眾。行密因犒軍，擒霸殺之，得其兵數千。孫儒復殺彥及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問襲曰：「吾欲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趙錙爲秦彥守宣州，今彥死，錙失所恃，其人非公敵，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錙，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錙棄城走，追殺之。遂入宣州。昭宗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頔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入廣陵，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老疾以餉軍，驅其眾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行

史紀 卷一百十五
密戰敗，欲走銅官，其將戴友規剽威曰：「儒焚倉隕壘以來，兵多而氣銳，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彼資糧既盡，必不能久。當閉城堅柵，以不戰疲之。」行密絕其糧道，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就刑。仰顧見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行密復入揚州，凡七年，定八州，勞來休息，其民遂安。行密議出鹽茗畀輸錢帛，幕府高勗曰：「殘破之餘，不可以加歛，且帑藏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財用有餘矣。」行密納之。蔡儔以廬州叛，附朱全忠。行密遣李神福攻儔，儔堅壁不出。其黨張顥踰城降，儔自殺。行密以

顥隸袁積軍，積請戮之。行密更置于親軍。田頴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有美政，民爲之拒戰。樞食盡欲降，遺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郃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之。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行密分遣田頴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行密閱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爲司馬。成及引刀欲自刺，行密乃厚禮而歸之。兖州朱瑾奔于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輕弱，得瑾勁騎，兵益振。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壽州。行密敗梁兵於清口，殺師古。從周走，追至淶河，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取之。天復

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于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頔戰于曷山弘鐸敗將入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吾府雖少猶足容君何苦自棄于海島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入其軍執弘鐸手慰之與俱歸表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唐昭宗在岐遣宣諭使李儼拜行密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爲巨艦堂皇悉備神福望汭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太祖大怒自將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

章所敗田頔安仁義朱延壽從行密起微賤皆猛悍難制行密欲除之天福二年許再思叛錢鏐召頔攻杭州垂克行密納鏐賂命頔解兵頔恨之遂反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行密遣神福討頔頔遣神福書以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顧妻子乎斬其使軍士皆感奮頔執其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頔兵于吉陽磯行密別遣臺濛擊頔頔敗死安仁義聞頔叛亦反行密遣王茂章圍仁義於潤州行密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而斬之延壽行密夫人朱氏之弟頔及仁義叛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

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氏還其家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或謂杜洪曰淮兵深入仰承興以濟若以奇兵取之可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承興存遣苗璘援之汴降卒曰洪軍懦可取汴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弱者撓矣乃自擊汴軍敗之禽三百人徇城下洪軍氣沮或勸存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城陷執洪斬之自孫儒亂後府庫空竭行密約已省費不三年國

以富强嘗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爲我忘身乎茂章遽毀之方帝困鳳翔以爲行密可亢全忠再遣使督兵行密至宿州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慙憤得病全忠知天子倚行密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病遂篤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遺令葛布爲衣桐木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謚曰武忠子渥立及溥僭號追尊爲太祖渥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溫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泣謝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

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大驚，遽詣隱計事。隱未出，溫見召，渥之符猶在案上，急遣之。溫仍使人詣渥，渥至行密卒。渥嗣立，殺周隱，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命取宣州庫物，茂章不與。渥怒，命李簡圍之。茂章奔錢塘。天祐三年，取岳州。四月，鍾傳卒，其子匡時立。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相攻。渥遣秦裴襲之，克洪州，以裴爲江西制置使。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遣劉存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欲活之，存知新大罵。殷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渥惡徐溫典牙兵，以其腹心陳璠、范遇

爲東院馬軍，以自衛。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舊將。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拽璠遇下斬之。渥不能止，而心憤。五年五月，溫顥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謂群盜若能反殺溫顥，以爲刺史。群盜皆諾。惟紀詳不從。執渥，縊殺之。年二十三。弟隆演立。隆演行密第二子也。初，溫顥弑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劔戟府中，召諸將議事。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對。顥三問，可求前曰：「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今外有劉威、陶雅、李

簡李遇皆先王舊人也。公欲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之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沮，隆演乃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立至矣。因說顥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衙兵，將殺之於外，信乎？顥曰：無之。然事已行，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三世楊氏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

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見可求附溫，教顥使客刺之。客夜刺可求，不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就衙堂斬顥，以弑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撫州危全諷、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叛。隆演問可求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攻蘇州敗歸，慙不肯出，可求彊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專命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玕奔于楚。仔倡奔于錢塘。初，全諷欲舉兵，王茂章歸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舉事，願見公兵，以知濟

否全諷與茂章觀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非益兵十萬不可全諷卒敗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于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爲大將憤溫用事曰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溫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遇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蕘說遇曰公欲反可殺蕘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隨蕘以出遇隨蕘出溫殺之九年溫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攻楚取岳州十年越人攻常州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于霍丘封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鎮潤州畱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溫

遙決之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攻知訓陣于門橋知訓戰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足爲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隆演幼懦知訓凌侮之嘗飲酒樓上知訓爲叅軍隆演鶉衣髻髻爲蒼鶻知訓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涕泣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酒吏而罷吳人皆仄目知訓與朱瑾有隙瑾殺之而自刎徐知誥在潤州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遂秉政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兵至天興門聞瑾死乃還徐溫疑志誠助瑾欲殺之嚴可求懼不克使人僞從湖南來告捷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劉信克虔州

當日何必
教之

十六年溫率將吏請隆演卽天子位不許溫奉玉冊寶綬尊隆演卽吳王位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內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叅知政事嚴可求謂溫曰二郎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所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聽及知誥秉政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吳征伐四方常以復興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紕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建國以自立溫然之因畱可求不遣謀迫隆演僭號二年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心常怏怏因酣飲稀

復進食遂至病卒年二十四弟溥立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卒弟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立長君乃立溥改昇州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明年改元順義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溫遣司農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之以行蘋見于洛陽莊宗問之蘋次第以對皆如所授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謂昭文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立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乃酌大卮望牙旗鎗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爲壽否則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

六年莊宗崩詔輟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溫率文武上表勸溥卽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十一月溥御文明殿卽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爲太尉徐知詢金陵尹溫諸子皆封王二年荆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季興敗楚師于白田獲其將吏來獻三年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徐知諤爲金陵尹溥加尊號大赦改元太和二年冊其子璉爲太子以徐知誥爲金陵尹以知誥子景通爲司徒五年建都於金陵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濛立昇昏氏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以其子景遷爲太保七年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

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于丹陽年三十八昇元六年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遣人滅其族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諸將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爲惡已誅枯骨何罪吾豈復爲之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劔侍洪拔劔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劔不疑

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爲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立政在徐溫時，天下篡弑相尋，而徐氏父子、裴回三主，然後取之，豈其恩威有在人者歟？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爲李昇所篡，凡四十六年。

田頽，合淝人，與楊行密同里，約爲兄弟。行密據廬州，頽謀爲多，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兩人名冠軍中。行密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頽寧國軍節度使。頽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賂不已，而獄吏亦有所求。頽怒曰：吏以我將

下獄邪？頽求池歛爲屬州，密書頽，頽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矣。因移書行密曰：侯王守土，以奉天子，譬百川然，使不朝於海，雖狂奔澶漫，涸可立待，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山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頽請單騎以從。行密答曰：貢賦必由汴而達，適足以資敵耳。於是頽絕行密大募兵，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行密以康儒在頽所，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頽怒，族其家。頽與安仁義攻昇州，行密使李神福討頽，敗頽兵。頽將王壇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頽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頽走路。仁義攻常州。

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退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行密遣王茂章攻仁義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米志誠善射皆第一而仁義以射自負曰志誠弓十不如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吾弓之一每與茂章戰必命中而後發吳軍不敢追行密遣使謂仁義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濛泣語曰田頽負我吾思將兵非公莫可濛率騎渡江爲陣以行士笑其怯濛曰頽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戰於廣德濛以行密書遺諸將皆再拜壇氣奪濛麾

兵擊之壇走濛爲狹營小舍若才容一二人頽輕之不復召兵戰於黃池矢石始交濛遁頽逐北遇伏大敗壇歸行密頽簡死士數百號爪牙都率之薄戰濛殊死鬪頽軍敗爲亂兵所殺其下猶戰示以頽首乃潰傳首至淮南行密葬之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係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受縛斬揚州市濛合肥人行密表爲宣州觀察使

王居巖當塗人仕唐爲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以一身歸行密授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

史紀 卷一百一十五
無一人在者有人遊嵩山山有石室旁人或云有道人王居巖住此訪之已去莫知其所終

徐溫胸山人少販鹽爲盜行密起合肥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行密欲殺朱廷壽等溫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爲目疾事成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及行密病舊將皆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遂預立渥之功及殺渥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溫疑章不果夜半使人陽謂章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謀已定寧可已乎明日鍾章殺顥溫盡殺紀祥等歸殺渥之罪於顥入

白渥母史氏史氏驚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肥公之惠也隆演立溫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怒溫用事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之行密舊將皆自疑溫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溫攻越裨將曹筠奔于越溫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厚遇之秋越人來攻溫戰于無錫筠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封溫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黃六州爲齊國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自潤州入遂

秉政溫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
譚全播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反
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咎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咎信也
因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誣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
陵溫與信博信歛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骰爲惡彩苟
無二心當成渾花溫止之及擲六子皆紅溫慙自以卮酒飲
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溫託以內備急召信遂奪其地
溫客見用者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理財溫
以軍事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自喜爲智詐
以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鏗諸將爭取金帛溫獨收餘

困作粥以食餓者隆演卽吳王位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
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其弟溥卒年六十六追
封齊王李昇僭號號溫爲義祖

南唐

李昇徐州人父榮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昇少孤流寓濠泗
間楊行密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
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拜
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歛昇獨好學接
禮儒者爲政寬仁以勤儉自厲民稱譽之徐溫鎮潤州聞昇
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克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

潤州刺史昇求宣州，溫不與。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先聞，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昇事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昇。諸子疾之，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劔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搯之，昇悟起走，得免。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遯去。知訓以劔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途而還，給以不及。後昇貴，以彥能爲撫州節度使，知訓凌楊氏而侮諸將，故見殺。及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士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民間

有婚喪匱乏者，賜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却之。曰：士衆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多歸昇。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叅知政事。溫行軍司馬徐玠數勸溫以己子代昇，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昇秉政。會溫卒，玠反爲昇謀，誣知詢以罪，留之不遣。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太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之制，留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同平章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昇照鑑見白鬚，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爲未可，請斬宗。昇黜宗爲池州刺史。吳臨江王楊濛怨徐氏捨己而立溥，昇廢濛爲歷陽公。

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周本、本欲納濛、其子祚止之、本曰、此吾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自出迎濛、祚閉門遮本、不得出、縛濛至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天祚三年、諷溥傳位於已、國號齊、改元昇元、昇尊溥曰讓皇帝、追尊徐溫爲忠武皇帝、封子景爲吳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二年、遷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王請昇復姓、昇復姓李氏、改名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昇建王四世孫、改國號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高曾祖考爲皇帝、奉徐溫

爲義祖、以張居詠、李建勳、張延翰、同平章事、講武於銅橋、步騎八萬、楊溥卒於丹陽宮、溥子璉爲太子、時昇以女妻之、及昇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泣辭、人皆憐之、璉爲康化軍節度使、卒、三年、昇郊祀上帝於圓丘、群臣請上尊號、昇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四年、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款於昇、昇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戰、敗死、都監杜光鄰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遣還、昇致書高祖、復送光鄰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復遣還、昇以甲士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大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群

臣請乘其敝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賙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爲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先與錢氏約和、遂通好不絕、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昇志在守吳舊地、無復經營之畧、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昇卒、年五十六、議者以昇繼昭宗之後、廟號合稱宗、韓熙載以爲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昇與旣墜之業、請號烈祖、從之子景立、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改元保大、封弟景遂爲齊王、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爲燕王、副元帥、盟於昇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以馮延巳常

後竟立子
多此一盪

夢錫爲翰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爲副使、夢錫專掌密命、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不可用、景不納、初宋齊丘爲昇謀纂楊氏、最有力及成事、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以病罷相、爲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爲相、俄罷爲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意、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閩人朱文進弒其君王延義自立、延義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連兵累年、閩大亂、景遣查文徽發兵攻建州、延政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殺文進、以降、延政遣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

殺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
欵於文徽四年文徽克建汀漳泉四州景分延平劍浦富沙
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爲饒州軍節度
使仁達爲福州節度使從効爲清源軍節度使景欲罷兵查
文徽言仁達等餘孽猶在當乘勝盡取之陳覺言可不用尺
兵致仁達等景以覺爲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
慙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四州兵攻仁達魏岑安撫漳
泉聞覺起兵發兵會之景大怒馮延巳等言兵業行不可止
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會討馮延魯魏
岑陳覺爲監軍使仁達送欵於吳越吳越以兵應之覺等爭

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景怒
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時延巳爲相齊丘爲太傅解之乃
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請誅覺等齊丘貶熙載和州司
馬時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疲兵東南不暇北顧御
史中丞江文蔚劾馮延巳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
黜景怒貶文蔚江州司士叅軍而罷延巳爲少傅岑爲太子
洗馬五年以景遂爲太弟景達爲元帥封齊王南昌王冀爲
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漢隱
帝少中國衰江淮以北群盜多送欵於景景遣皇甫暉出海
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遣人請建州節

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劔州刺史陳誨趨應之。福州以兵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文徽進西門，伏兵發，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文徽。楚馬希萼弑其主希廣而自立，楚人囚希萼，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九年，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遷馬氏之族于金陵。以希萼為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為湖南節度使。十年，分洪州置筠州、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巒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馮延巳重歛之。楚人遂叛，劉言攻邊鎬，鎬逃歸。十一年，金陵大火，踰

月十二年大飢，民多疫死。十三年，周以李穀為都部署，攻壽州。時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為神武統軍，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背腹受敵。乃焚芻糧，退屯正陽。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至，宜急擊之。劉彥貞聞穀退軍，果以為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遂敗。世宗營于淝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爭之不得，周師取滁州。景懼，遣牙將王知朗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

州刺史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爲僧
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景益懼
改名璟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
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
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下揚泰州景遣人
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
十四年景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
宗猶不答鍾謨孫晟等皆留行在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
北地世宗乃許之遣崇質德明還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
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

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擢一
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兵甲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
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
輸臣節古也雖然今則不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
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
丘陳覺等言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斬德明遣元帥
齊王景達與陳覺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舒斬秦三
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擊之宋齊
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毋得要戰周
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于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

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十五年，景達遣朱元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築二城以夾淮，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爲元帥，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有隙，以元客將難信，景達遣楊守忠代元。元怒降周，諸軍皆潰。景達奔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達遣人焚揚州，驅其民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之。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橦來之。

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北門，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殺戮殆盡。復取海泰揚州，世宗至白沙，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耻於自屈，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破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水軍屢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鵠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

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賜景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時揚、泰、滁、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爲周得，景遂獻舒、蘄、黃、畫江以爲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世宗問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殺之。周已罷兵，景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請降詔書，同藩鎮使，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景爲太子時，延魯等出入東宮，禮部

尚書常夢錫屢言於昇云：延魯等不可使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訛議之。景旣稱臣，有語周爲大朝者，夢錫咲曰：君等欲致君堯舜，今日自爲小朝邪？鍾謨歸，聞李德明由宋齊丘、陳覺見殺，欲報之，未有以發。覺與宰相嚴續有隙，覺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卽聽命，皆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請使于周，驗其事。景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卽割地者，非續之謀，願赦之。世宗駭然曰：續能爲此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賜死，以太弟景遂爲洪州節度使，燕王冀爲太子。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得罪

世宗此段
於婦人
仁不必

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太子冀卒，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景怒，貶從善。已定，恐後世不能相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景因營緝諸城，宋太祖受命，遣使以書諭景，歸降將周成等三十四人。景遣其子蔣國公從益來朝貢，太祖厚賜之。景之初襲位也，屬中原多故，盧文達、李金全之徒，皆奔命于景，跨據江淮二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卽山鑄錢，物力富盛，有窺覷中土之意。自世宗平淮甸，浸以衰弱，及太祖平揚州，日習戰艦於南池，景懼其臣杜著間道來歸，彭澤令薛良亦挺身

來奔，獻平南策。景聞之，益懼。太祖斬著，配良廬州。景乃安，終以國境賊弱，不遑寧居，謀遷於豫章。群臣皆不欲，惟樞密使唐鎬贊之，乃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畱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迫隘，官府營廨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歸，景悔怒，唐鎬懼，發疾死。六月，景卒，年四十六。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許之，廟號元宗。煜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爲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下五子，皆早卒。煜以次立，爲太子。景遷南都，煜畱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大赦，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宋。建隆二年，太祖以江南荐飢，特弛商人

渡江之禁，景之稱臣於周也。畱從効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爲襲，已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畱後。煜以洪進爲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商賈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乃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引見談論。煜以熙載忠直，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不加防閑，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分司南都。熙載盡

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復其位。諸妓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嘆曰：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贈平章事。熙載北海人，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酬熙載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顯德中，熙載來朝，及歸，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不可測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畱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不許。煜每以國蹙爲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中書門下省爲

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諸王爲國公以尊朝廷煜驕
侈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恤政事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
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六年賜米麥十萬斛振江南飢民七
年遣其弟從鎰來貢太祖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
南征煜遣徐鉉奉表求緩師不答王師造浮橋於采石渡江
其臣張洎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
戲耳煜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以徐元禔
等爲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八年王師傅城下煜猶不
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命收繼勳軍士
轡割之煜召朱令贇於上江令連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

而下將斷浮梁爲劉遇所破太祖命左拾遺李穆送從鎰還
國手詔諭降煜猶豫不決遂進兵十二月王師克金陵曹彬
駐兵於宮門煜率近臣迎拜彬以煜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
人上獻太祖御明德樓以煜常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
令煜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拜檢
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召升殿撫問仍官其弟
姪賜宅各一區太宗卽位封隴西郡公嘗幸崇文院觀書召
煜及劉鋹令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
之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太平興國三年辛酉年四
十一贈太師追封吳王初煜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露下色

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謂之天水碧及江南
南戚方悟天水趙望也江南無戰馬朝廷歲賜之及是所獲
皆歲賜之馬也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事云太祖
出師南征煜遣徐鉉朝京師鉉居江南以各臣自負其來也
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日夜計慮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
大臣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
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
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
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爲兩家
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予讀周世宗

征淮詔惟其區區擔撫前事務校曲直以爲辭何其小也世
宗英武豈爲其所解者之過歟昇自晉天福二年建國至宋開
寶八年滅凡三十八年

前蜀

王建舞陽人隆眉廣額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
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將黃巢陷長安僖宗
幸蜀楊復光率忠武軍將鹿晏弘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
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
八都西迎僖宗於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勣自
稱留後僖宗以晏弘爲節度使晏弘以建等領屬州刺史已

唐書稱建
左右髮髮
黑面若鬼

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爲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等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幸興元，使建負玉璽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卧，旣覺涕泣，解御衣賜之。僖宗至興元，令孜以天子播越，由已致之，懼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軍容使，以建爲璧州刺史，建招集凶命及溪洞夷落攻閬州，執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刺史王琪棄城走。

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使人招建，建聞令孜召已，大喜。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至成都，欲求一鎮，以其家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至鹿頭關，敬瑄悔，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百餘日。昭宗遣李珣爲兩州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爲建求旌節，詔以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爲永平軍。

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命昭度將建等討之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師久無功今唐室多故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畱公昭度未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鬻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卽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建以兵扼劔閣兩川由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以眉州降建引兵攻成都資簡戎茂嘉邛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急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

建明日敬瑄開門出降建將入城以張勅爲都虞候軍士剽略勅殺百人而後止建遷敬瑄于雅州以令孜爲監軍旣而皆殺之大順二年唐以建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旌節緜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討厚自彥朗死建圖并東川及李簡討厚戒之曰兵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卽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擊厚敗之厚出道弼彥暉已得旌節辭疾不出犒軍建遣王宗滌攻之彥暉敗進圍梓州昭宗詔建罷兵三年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建乾寧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取渝瀘二州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

諫議大夫李洵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以剡王爲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爲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建攻梓州，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指所佩劍曰：『有叛者，齒此劍。』」及城將破，彥暉召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並有兩川之地，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鳳翔李茂貞數侵建。天復元年，宦官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拒守經年，求與梁和，建遣人聘茂貞許出兵爲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而攻。興元執節度使李繼業，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以其地降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荆南、成、泗，死襄州趙匡凝，遣弟匡明襲據之。

建乘其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仍稱天復。六年，取歸州，於是并有二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不納，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皆不應。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諸州皆言符瑞。秋九月，建卽帝位，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張格爲翰林學士，蜀險而富，人士多依建以避亂，建有智術，善待士，其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濟之子也，建常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有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待格等恩禮尤異。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

以王宗佶爲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掠得之，養以爲子。總六軍，開元帥府，宗佶恃功，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每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易之，襲爲樞密使，猶名呼之，襲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樞密使，是將反邪？宗佶以建諸子宗懿等稍長，心不自安，求爲大司馬。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卽與之。建怒，宗佶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以宗懿爲皇太子。三年，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麟見壁州，大赦，改元永平。李茂貞自爲梁所圍，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故地。建怒不與，遣王宗侃攻岐，戰于青

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爲茂貞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解去。初，田令孜爲監軍，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得之以獻。梁遣光祿卿盧玘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權。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皇子宗懿，猴喙齟齬，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年十七，爲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嬖唐襲，宗懿屢譖于朝，建懼其交惡，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罷歸，宗

懿廷疏其過失，建不悅。七夕，宗懿召諸王大臣置酒，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宗懿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宗懿白峭、文錫離間諸王，建將罪之。宗懿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宗懿聞襲召兵以爲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幽之，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死。建遣王宗賀討之，宗懿兵潰，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食爲衛兵所殺。建立幼子宗衍爲太子。四年，殺黔南節度使王宗訓。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寺，畫建像於壁。起

扶天閣，畫諸功臣像。遣王宗儁攻岐，取秦鳳階成四州。至十
大散關，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
隴州，起文思殿，購群書以實之。以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
大赦改元。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改明年元
曰光天。復國號蜀。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有色，專
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展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展判
六軍事，無大小皆決之。建疾，文展以兵入宿衛，謀盡去故將，
大臣問疾，皆不得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欲爲變，乃
殺之。光天元年六月，建疾亟，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
軍。建卒。年七十二。廟號高祖。太子立，改名衍。建十一子，衍最

建七十之
十改元改
號有同兒
歲可啞

幼以母寵立爲皇太子，開天策府置官屬，衍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能爲浮艷之詞，宗懿死，建以爾王宗輅貌類已，信主宗傑於諸子最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賢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展、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太子，衍立，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政於光嗣等，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

怡神亭，與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發詞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其嘲之。」坐上諠然，衍不復省。蜀人富而喜遊，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危腦帽，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鬢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人皆效之，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飄然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自歌，使宮人和之，明年改元乾德，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二年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

唐書亦載
高力士妻
史氏有絕
色真負此
絕色矣

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為聖祖。至道王宸皇帝，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宗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宦者王承休為秦州節度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唐莊宗滅梁，遣李嚴聘蜀，衍與朝上清宮，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遂獻策伐蜀。明年，衍改元曰咸康，衍以嚴氏故，幸秦州，群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衍不省。至縣谷，而唐魏王繼岌伐蜀之師入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畱王宗弼

守縣谷，遣王宗勳等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欵於唐師。衍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群臣相對涕泣。宗弼自縣谷馳歸，登大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上表乞降，宗弼遷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觀，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召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宰相諸將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行至秦州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

刑呼曰吾兒以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鬢髮如雲有美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亾義不受辱遂死宗弼本姓魏建錄爲養子建攻顧彥暉宗弼嘗以建語泄之彥暉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以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降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求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爲爲郭崇韜所殺宗壽許州人建以同姓錄之爲子好學恬退喜道家之術以煉丹養氣自娛爲太子太保衍淫亂宗壽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獨宗壽不降魏王以書招之宗壽不荅聞衍銜壁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賂守者得

入
衍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亾入
熊
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
忠
保義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
氏十
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
祥瑞雖好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
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
之興亾可以知之矣或以爲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其時天
下之治亂可以知之矣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
待其有所疑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
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

因其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建以唐大順二年以成
都為西川節度使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凡三十五年
黃筌成都人以工畫早得名年十七事後主為待詔衍嘗詔
筌於內殿觀吳道元畫鍾馗謂筌曰道元畫鍾馗以右手第
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為有力令筌改進筌不用道元
之本別以拇指改進衍怪其不如旨筌曰道元之所畫者眼
目意思俱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衍喜筌
花竹師滕昌祐鳥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
遇然其筆意豪贍脫去格律過諸公為多嘗畫野雉於八卦
殿有五方使呈鷹於殿下鷹見雉掣臂數四蘇軾云古今畫

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
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
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
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
孫知微得其筆法知微欲於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
度經歲終不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
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黃筌父子畫花妙
在賦色用筆極細始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
南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氣神湧出別有生
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筌格更

不用墨筆，直以彩色畫，謂之溪骨圖，筌不復致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後蜀

孟知祥，邢州人。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爲左教練使。莊宗以知祥爲太原尹，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卽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唐兵破蜀，莊宗以知祥爲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乳臭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

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府庫，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鄉親賢，故以相付。知祥至成都，崇韜已死，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破漢州。知祥會任圜，擊破延孝，降其兵。明宗入立，知祥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置義勝、驍銳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延隱等將之。初，魏王班師，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知祥加侍中，命太僕卿趙季良齎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制置征賦，且督犒軍餘錢送京師。知祥怒，不奉詔，而與季良有舊，遂畱之。安重誨疑

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爲監軍。明宗立，誅宦者，罷諸道監軍。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巖爲監軍，詔知祥誅彥賓。巖前使王衍歸而獻策伐蜀，蜀人惡之。知祥亦怒曰：「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巖欲以蜀再爲功也。」諸將吏請止巖無入。知祥曰：「吾有以待之。」巖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待之，冀巖懼而不來。巖聞之，自若。巖至成都，知祥置酒，巖出詔示知祥，令誅彥賓。知祥不聽。責巖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顧客將王彥鈇執巖下，斬之。知祥迎家屬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曠聞知祥殺李巖，以爲知祥反，遂畱之。明宗旣不能詰，猶欲以恩信懷

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知祥請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爲節度副使。知祥表畱季良，明宗不得已從之。瓚至，知祥奏瓚爲行軍司馬。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屯夔州，已而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兵，不許。知祥使重威以兵鼓譟而歸。唐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劾。唐以知祥必反，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知唐欲困已，不得已獻五十萬。安重誨旣疑知祥，用所親信分守兩川諸州，每除守將，以精兵爲牙隊，多者

二三千少者五百人。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
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武虔裕爲緜州刺史，仁
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虔裕重誨表兄也。璋與知祥皆懼，自璋
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至是，璋遣人求婚以自結。趙季良
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許之。於是連表請罷唐所遣節度刺
史，明宗優詔慰諭之。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以璋盡
忠於國，欲倚璋以圖知祥。四年，董璋先反，破閬州，擒李仁矩
殺之。知祥亦反，明宗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
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蕃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
新儀，遣祕書監劉岳爲冊使。岳至鳳翔，而知祥反，明宗以石

敬塘爲招討使，夏魯奇爲副。知祥遣李仁罕、趙廷隱會璋攻
遂州，又遣張武取渝州。唐師攻劔門，殺璋兵三千人，遂入劔
門。璋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劔州
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而兩川搖矣。」今不
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塘及廷隱戰于劔門，唐師大敗。張
武取渝州，又取黔州。二年，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
遣人馳魯奇首示敬塘軍，敬塘乃班師。利州李彥珂棄城走，
李仁罕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時唐軍深入，餉道艱阻，
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所在嗟怨。敬
塘軍旣旋，守將皆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自

請行而重誨得罪死。明宗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重誨已死，遣西川進奏官蘇愿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見殺，我何謝為？知祥三遣使往，璋不聽。復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祥賣己，以語侵昊。昊勸知祥攻之，璋襲破漢州，知祥自將擊之，陣鷄距橋。知祥以錦袍衣璋降卒，使持書招璋。璋曰：事已至此，不可悔也。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大敗，走過金雁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豈有背父以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璋至梓州，見殺。光嗣自

縊死。知祥遂有東川，卒不遣使謝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為兩川之重。然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李克寧妻，知祥妹也。莊宗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明宗遣瓌歸省其母，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為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軍留後，趙延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瓌至。知祥見瓌倨慢，瓌還，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為發

哀遣劉政恩爲宣諭使，知祥始遣其將朱濕來朝。四年，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爲蜀王。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在蜀者數萬人，知祥請送其家屬，明宗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知祥卽帝位，國號蜀，改元明德。以趙季良同平章事，王處回爲樞密使，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蜀。六月，知祥病，以其子昶爲皇太子，知祥卒，廟號高祖。昶，知祥第三子也。母李氏，本莊宗嬪。御知祥卒，王處回夜過趙季良，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侯握兵，

窺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昶好打毬走馬，及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卽日出之，賜保貞金。有上書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嘆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詰上書者，昶曰：「唐太宗卽位，孫伏伽上書厚賞之，以導言者。奈何勸我拒諫耶？」昶年少不親政事，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優縱之。至是益驕蹇，多踰法度，奪人田宅，發人墳墓。李仁罕、張業尤甚。昶族仁罕時，李肇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乃用以

爲相兼判度支業置獄于家酷法厚斂蜀人大怨昶殺張業
趙季良卒王處回趙廷隱致仕故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
於朝堂置匭以通下情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
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來附昶遣孫漢韶攻
下鳳州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
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釗等應思綰昶相母昭裔諫以爲
不可昶欲闚關中遣安思謙益兵以東而漢誅思綰景崇虔
釗等罷歸思謙恥無功多殺士卒以威眾昶殺之十二年置
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行郊祀禮加尊號十八年周世
宗伐蜀攻秦州時韓繼勳爲節度使昶嘆曰繼勳豈足以當

周兵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監軍使季札至德
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
昶怒殺之遣高彥儔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敗走於是秦成
階鳳入于周昶懼遣使者聘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
宗以蜀俘歸之昶亦歸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稱
大蜀皇帝且言家世邢臺欲敦鄉里之分世宗怒其無禮不
答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
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嘗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晉漢
之際中國多故昶據一方務爲奢侈溺器以七寶裝之王昭
遠韓保正等用事昭遠成都人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謹爲

童子知祥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謹以入。知祥愛其惠，點時昶方就學，命給事左右見親狎，昶立爲樞密使，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其母李氏謂昶曰：「吾嘗見莊宗跨河與梁軍戰，又見爾父在并州捍契丹及入蜀，定兩川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昭遠出於微賤，自爾就學，給事左右保正等皆世祿之子，素不知兵。一旦邊疆警急，此輩何以禦敵？」高彥儔，爾父舊人，秉心忠質，多所經練，可委任之。昶唯唯而已。宋興，下荆潭，昶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爲邊吏所得，其書云：「早歲曾奉尺書，遠辱睿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

泊傳弔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得靈旗之濟河，便遣前鋒而出境。太祖有西伐意而未發，及覽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太祖遣王全斌出鳳州，劉兪又出歸州，分路討之。昶遣王昭遠拒戰，昭遠好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昶遣李昊餞之，昭遠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皇太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劍門，玄喆輦愛姬及伶人數十以從。蜀人皆竊笑，旌旗用文繡，以錦綢其杠。是日微雨不旆，雨止旆之，旌幟數千皆倒繫杠上。見者異之。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栢江浮

橋退守劔門，全斌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劔門，南清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出來蘇北擊劔門，夾攻之，昭遠敗見擒，玄喆聞昭遠敗，逃歸劉炎，又攻夔州，高彥儔戰敗，閉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降，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降敵，何面目見蜀人乎？乃自焚死。蜀兵奔潰，昶問計於左右，石頽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嘆曰：吾父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昶表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賜免睽離，末援劉

禪陳叔寶故事以請，又遣弟贄上表言：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自念過咎尚切，憂疑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太祖詔曰：惟爾益都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覷之志，潛結并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弔伐，屢馳驛騎，嚴戒兵鋒。而卿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待王師。將自求於多福，當盡滌其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昶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太祖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昶與母至襄漢，復遣使贄詔賜茶藥，詔書不名呼昶。

同一迎降
昶視王衍
其幸多矣
豈非明主
之賜鬪雞
小兒果不
是成事也

母爲國母昶將至命太宗勞於近郊昶素服待罪闕下太祖
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昶襲衣玉帶黃金鞍勒馬金器千兩
銀器萬兩錦綺千端絹萬匹又賜昶母及其宗人官屬有差
宴於大明殿先是詔有司於右掖門外臨汴水起大第五百
間以待昶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爲其宗屬各營居地授昶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餘官除拜有差
七日而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其母李氏隨昶至京師太祖
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
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歸老故鄉妾之願也時晉陽未
平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卽如母所願昶之死也李氏不哭

以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
汝在也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太祖聞而傷之賻贈加等
令鴻臚卿范禹偁護喪事與昶俱葬洛陽發甲士千人護送
玄喆太平興國四年封滕國公初蜀將李廷珪從玄喆出師
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及全斌入成都都監王仁贍案籍詰
所在軍須廷珪懼以告康延澤延澤曰仁贍志在聲色苟得
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數儉約不畜妓樂乃求於姻戚
得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由是獲免知
祥自同光二年入蜀至宋乾德三年國滅凡四十一年
李昊初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草降表至是又草

非李昊命
長王氏孟
氏國祚大
短耳

史綱 卷一百一十五
焉蜀人夜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昊自言
唐相紳之後前後仕蜀五十年位兼將相秉利權資貨歲入
鉅萬奢侈尤甚後堂妓妾曳羅綺數百人與江南李景通好
遣其屬趙季札至江南得李紳入相制書還以歸昊昊結綵
樓置其中盡召成都聲妓昊朝服前迎歸第大會賓客宴飲
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季札蜀平拜工部尚書卒有歐陽
迴華陽人仕昶拜平章事歸宋爲翰林學士雅善長笛太祖
嘗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諫曰禁署之職不
可作伶人之事太祖曰朕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迴至宰相
尚習此技所以召迴欲驗言者之信否也自是不復召

終

